

心芥

丑丁

著



荆楚文化出版社



心斧

丑丁 著

荆楚文化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斧 / 丑丁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文化出版社,
2016.9

ISBN 978-7-5469-8724-8

I. ①心… II. ①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16374 号



责任编辑: 郑红梅
责任校对: 郑红梅
封面设计: 党 红

责任复审: 王英强
责任终审: 于文胜
责任印制: 刘伟煜



- 书 名 心斧
作 者 丑丁
出 版 新疆文化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(邮编 830026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网 购 当当网、京东商城、亚马逊、淘宝网、天猫、读读网、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
制 版 新疆读读精品网络出版有限公司数字印务中心
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0 mm × 1 230 mm 1/32
印 张 10.75
字 数 250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8724-8
定 价 26.00 元

网络出版 读读精品出版网(www.dudu-book365.com)

网络书店 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(<http://shop67841187.taobao.com>)

我们的灵魂,就是一把斧子,随时在砍伐着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,都是自己灵魂的杰作。

彼时,通常是养不活的婴儿被扔掉。

此时,这种事不一样了。

盛夏的干燥里,一个婴儿,掉进了茅坑。

围观的人神情谨慎。尽管他们已经知道那个婴儿不是什么天外来客,也不是她自己不小心,她是从她妈妈的子宫直接掉进粪坑里。

大清早,正是着急上班的时间,围观的人寥寥,医院的公共厕所,内外只有几个大人和娃娃。大人们大都穿着医院的病号服,他们轻声地交头接耳,然后有人匆匆离开,有人过来驱赶哄闹围观的娃娃们。

娃娃们显得紧张又兴奋,他们根本不听大人的驱赶,他们互相推搡着,并且兴奋而喧嚣地喊叫着,“死娃娃死娃娃死娃娃……”他们欢乐地跑向大街,奔走相告。

很快,有个女人在医院公共厕所蹲坑,拉屎拉出来一个娃娃的

事情,就传遍了大半条宽街。

此时,距离事发地点百十来米,儿科医生沙爷,正对着一个有着雕刻花纹木质座架的圆镜子,严肃地粉刷自己的一口白牙。

沙爷刷牙,不算一件小事。

讲究的时候,刷一次牙需要十几分钟时间,即便是不得不将就的时候,比如下乡巡诊,到牧区防疫,骑着马钻山沟,串毡房,没白天没黑夜,披着星星出去,顶着月亮进屋,那时候,牙的事情,就变得潦草许多。搁在旁人,干脆放弃了刷牙这件事,可是沙爷不会。他的潦草既是旁人的讲究,哪怕是手指头沾点酒精,或者盐粒,在牙根牙床牙表面各处擦抹一遍,他也要早晚各来一次。至于往嘴里倒口水,在嘴里左左右右咕噜几遍吐出去,那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事情,只要有水。

沙爷对刷牙的刻意,是那种令凡人们发指的做派。牙膏要慢慢地在牙上抹一遍,细致到抹遍每一道牙缝,然后,就停止了动作,或者说,是停止了刷牙的动作,转而去作其他事情,诸如洗脸、做饭,甚至看书,或者,走出家门,站在院子里,抬头看着厚薄不一的云发呆。

他把牙膏含在嘴里,让它们跟唾液充分交融,慢慢变成一种清洗液,浸泡整个口腔,让每一颗牙齿,每一段牙床,都如同泡在福尔马林里,似乎在细细体味细菌们的无处藏身和抱头鼠窜,充分享受一场生死大战的结局。之后,他会用大量的水冲洗,需要经过多次的抬头低头,以及摇头晃脑的变换角度,并且弄出动静很大的咕噜声,直到确定满口都是地地道道的清香为止。

此时,正是沙爷讲究的时候。

科里的女护士急赤白脸的跑进院子,说妇产科送来一个女婴,说是娃娃妈妈把她生到茅坑里了,那女婴好像不行了,让他赶紧去

看看。

刷牙的兴致被粗暴打断，沙爷只好中断了牙齿给他的梦境。他万般不舍地拔出牙刷，匆匆漱了漱口，顾不上再去洗脸，有点气鼓鼓，甩开大步径自走出院子。女护士瞬间犯了愣，站在原地晃了晃脑袋，才赶紧转身跟着往外走。

一脚迈出院门，发现天色阴沉晦暗，乌云低沉地压在宽街上空，穿堂风里带着明显的警告。像是要下雨。

此景虽然常见，但是乌云的成功率一直极低，总是干打雷不下雨，这也是宽街人挂在嘴边的话。

他还是回身进院去取雨衣。

进院子之前，他跟护士说，你先回去，我很快就到。护士站在院门口没动，脸上表情比较丰富。她似乎不确定沙医生会不会真的要拿雨衣，又像是担心沙医生对女婴的事情不以为然，她翻来覆去交替咬着上下嘴唇，眉头时而皱着时而开着，眼神还停留在刚才的慌乱中。

忽然，她的眼睛瞪得滚圆，定格在刚才沙医生推出来的自行车上。

雨衣在宽街一向都是个时尚的物件，拥有的人不多。

决定买它的人，用宽街人的话说，大都比较爱臭美。一般情况下，他们会怀着羞涩的心情，精心选择着颜色，那些鲜艳的让他们心动，却轻易不敢下这个决心。款式基本上没什么可挑选的，除了男式女式的分别，一律都是宽松肥大，塞得进去一个大胖子。挑选的时候，他们会展开联想，想象着穿着它出门淋雨，要么是绿豆大的雨点，要么是面线一样的雨丝，它们顺着雨衣滑下，要么慢慢流淌，要么断成珠帘，那水近在咫尺，紧紧贴着身子，而身子却是干净的……或者，根本就没有雨，只是在乌云假模假式的造势之下，给

了他们穿上雨衣的理由。他们骑着自行车，解开雨衣的扣子，任雨衣在风中高高飞起，像背着一面彩旗……想想那场景，他们都会美滋滋的暗地里偷笑。

宽街的人，一辈子穿雨衣的机会屈指可数。宽街人普遍夸张地认为，宽街要是下雨，太阳就该从西边出来了，公鸡就该下蛋了，所以宽街人一直坚信，干打雷不下雨这种情况，一定是特指他们的宽街。

其实，一旦落了雨点，打伞都显得夸张，更别说穿一件包裹严实的雨衣。那雨，如同老姬的眼泪，淅淅沥沥的落下几滴，连地面都打不湿，真要是乌云开眼，来一场疾风骤雨，倒成了难得一见的风景，所以，很多宽街人，宁可选择裸露雨中。有的人买雨衣，纯粹把雨衣当披风，就是等着下雨天，或者干脆就是等乌云密布的日子，出来耍耍漂亮。

护士站在院门口着急。她上班没几天，跟沙医生没那么熟，也是年轻胆小，所以不敢催促，嘴里轻声地嘟囔：“就几步路穿啥雨衣，真能下雨就好了。”

可是，沙爷需要雨衣，他不是为了耍漂亮，就是讲究。

翻腾半天没见踪迹，沙爷索性不找了。他锁上家门，快步走到院门口，推起自行车准备走，忽然，他觉得手底下哪里明显不利索，低头左右一看，发现车胎瘪了。头还没抬起来，远处又跑过来一个人，还是儿科的护士，那护士倒是没多说啥，她站在院子门外，两条腿交替抖个不停，像是尿急的样子，手还一个劲地戳着那个年轻小护士，眼神带着埋怨，小护士的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沙爷的心情被她们弄得顿时乌涂，跟天上分分合合的乱云一样忙慌。

他赶紧撤下自行车，甩腿就跑。穿过几排家属平房，又拐过锅炉房大围墙，再钻过一个门，绕过太平间、洗衣房，一路跑过妇产科的后门，总算看见了儿科的白楼。

沙爷第一次觉得自己腿短。

宽街其实不算宽,要是跟它的长度比,可以忽略不计。

宽街的特点是长,相当长。

街是东西走向。街的最西头,被一条南北走向的路封了路头,就像一根笔直的铅笔,直端端地插进了一块橡皮里,形成一个角度规整的丁字路口。迎着宽街西端路头的是一片稠密的林子,那是苗圃。说是苗圃,其实只有白杨一种树苗,苗圃在本地很是知名,但知名的不是苗圃里面的白杨树苗,而是苗圃深处的海棠林。海棠林不属于苗圃,它属于一个叫“七一”的农场,农场和小城毗邻,实际上,苗圃就是农场和小城的地界,进了海棠林,就是越界。

海棠林对宽街人有很大的诱惑,尤其是男娃娃们。在海棠成熟的初秋,海棠树上密密麻麻的红果子,成了宽街男娃娃们讨好女娃娃的最佳武器,男娃娃们穿过苗圃去偷摘海棠果的事屡屡发生。其实,相比较偷摘海棠果,对成群结队的男娃娃来说,越界这事,更具有刺激性。

原本没有围墙的苗圃,不得不拉起了铁丝网,在入口处弄了个大门。于是,苗圃大铁门的门框,尤其是中间有一个五角星的横框,成为它和宽街交界的标志性建筑。

宽街最东头是一家棉纺厂。棉纺厂的大,完全配得上宽街的长,整个厂区不光是宏伟的厂房,还有大片的排列整齐的平房,那是家属宿舍区,以及一个有着篮球场和一个大操场的子弟学校。棉纺厂的大门正对着宽街的路中央。于是,一条七八千米的柏油路,像是一根又粗又长的棍子,笔直地横亘在苗圃大门和棉纺厂厂门之间。

小城虽然很小,有名有姓的大街也就几条,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宽街的长,并且使之成为方圆几百里最著名的一条街。

在这个小城，就是干再复杂的事，走这一条街即可完成。

沿着白杨树的树荫一路走去，阔门高檐的必定是党政机构，那个大门一般不好进，门卫的脸色也不好看，但是架不住路过的人，都会忍不住抬高脑袋往里多看几眼。公安局的门脸中规中矩，临街而立，是一栋灰色三层楼，大门在楼的一端，进出的人稀少，也没人往里面探头探脑。有当兵的持枪守卫的一定是军分区大院，别看白天戒备森严，到了周末的晚上，挎着小板凳的人流就可以随意涌进去，大院里的篮球场经常放露天电影。整个宽街最人稠车密的地方一般是学校和医院，这两个地方苦乐分明，学生娃娃不知道愁滋味，没完没了的嬉笑打闹，抹了眼泪就能笑。病人和家属大都苦着一张脸，是一群缺少笑模样的人。还有杂货店、食品店、粮油店、裁缝店、百货商店，门脸各异。几个饭馆食堂，几个有头有脸的单位大院，若干个大杂院……都集中在了这条街上。

小孩子们普遍觉得宽街很长。因为在他们当中，几乎没有人从宽街的最西头走到过宽街的最东头，大人一般不允许他们这么干，他们自己也缺乏胆量。有些胆壮的男娃娃相约企图过这件事，据说走了不到两里地就宣布行动结束，他们腿乏脚疲地躺在路边白杨树树下躲太阳，抖着腿撒尿，人撵人也望不到头的白杨林带，把他们生生给弄得绝望。

男人们也觉得宽街很长。在宽街上下班，走路会走得气喘吁吁，面红耳赤，骑自行车得骑得两腿发酸，屁股发麻，身体强壮的也得多喘几口气。要是有个急事，说起来两个地方就在一条街上，都得紧赶慢赶，脚底下就恨宽街太长。老人们更嫌弃宽街的长，他们想出去串个门，一眼望不到头的街，让他们望而生畏，住在一条街上的老哥老姐，常常只能手搭凉棚望一望，宽街的长，耽误了他们不少嘘寒问暖，少漏了不少闲传。

但是，女人们例外。

她们一直都嫌宽街不够长。出门采买，希望店铺越多越好，她们一度认为，店铺不够多，就是因为宽街不够长。逛街的时候，即便腿脚受累，还是觉得百货公司太少，大大小小的街铺总也逛不干净才好。不尽兴总是招惹的她们心里不甘心……前边要是再有家上海裁缝铺子就好了，再走半里地要是多家杂货店就方便了，理发师傅做头发的手艺不见长进，再开几家理发店最美，马家馍馍蒸得好，就是少了油条，也没有压面机，应该再多几家主食店……

住在宽街的人，都知道世界上最长的街就是北京的长安街，有十里长，那么第二长的街，就是他们的宽街了。所以，宽街上的人，都觉得很骄傲。

二

宽街的妇产科，一直名声在外。

早些年，医院的厕所，医院周围的厕所，以及厕所周围类似厕所的犄角旮旯，经常可以从中提溜出一个死去的婴儿。有的是产妇自己扔的，生了个豁嘴缺腿的孩子，奄奄一息或者断了气的，狠下心不想要了，就当切了身上多余的零件，扔了。有的是妇产科手术引产下来的死胎，胳膊腿都已经长齐全，小脑袋上也鼻子是鼻子眼是眼，虽然不喘气，也是个全乎人了。有的是姑娘媳妇们有难言之隐，不想要或者不能要的初生婴儿，活生生，全须全影，嘴巴还一张一张，也成了那些地方的悲惨过客。

曾经有一个巴掌大的婴儿，身子还在颤动，被扔到医院公共厕所墙角，一个陪床的女人看见，不忍心就那么走开，一直守着，跟婴儿说话，直到看着那巴掌大的娃娃断了气，她找了个破报纸包上，在院墙根挖了个坑给埋了，末了，才像自己做了错事似的，凄凄惶

惶地离开。

关于婴儿，妇产科一直表现仁厚，导致那些心性粗粝的媳妇，尤其是那些没有出嫁有了男人的姑娘，在这里不管不顾的生，不管不顾的弃。胆大的女人，把事情做成了交易，一个愿意给一个愿意收，几元几十元都有。胆小的女人，处置起来仓皇，有的是要的一方不问出处，送的一方也不问去处，双方连面都不见，孩子就通过护士易了主。有的干脆一丢走之，不吭不哈，连个纸条布条的念想都不留，好像知道孩子丢在妇产科最靠谱，自然必有安稳去处，从此不闻不问。也有那些不能生育的女人，整天守在妇产科捡漏，时常有如愿以偿的，妇产科就乐得成全了她们，还帮着出具各种证明。

宽街的人，对妇产科爱恨交加。

妇产科除了给女人接生，不自觉地，就弄成了一个培育、生产、出手一条龙生产线。生不出娃的托妇产科给找个娃，妇产科就成了送子观音。生出娃不想要的也托妇产科给找妈，妇产科又成了福利院。妇产科生生给弄得成了个托儿。

这导致了一个妇产科不愿意看到的后果，妇产科虽然名声很大，却透着那么一股子怪味，着实不那么好闻，虽然造福于女人和她的娃，但是这些女人和娃却双双不领情，不管是当初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，之后看见妇产科都想绕着走。它成了一些人心里的疤。

此情谁也没有料到。

沙爷自然也没有料到，并且成为妇产科的得力帮手。作为医院的儿科医生，沙爷跟妇产科打交道最多，那些被遗弃的病孩子，在送出去之前，妇产科都得央求沙爷给看看。

一进儿科，沙爷就闻到了茅坑的味道。

第一眼看见那个婴儿，沙爷是被她惊天动地的哭声所震撼。一直毫无声息的婴儿，一见到沙爷，准确地说，是沙爷一站在她的面

前,就开始放声大哭,无休无止地哭,完全无视一千护士的各种抚慰。她声音绵软沙哑,却富有一种难以理喻的穿透,让人有惊天动地之感。那声音像是穿过了万水千山而来,疲惫无力,但是倔犟亢奋。

妇产科的人说,好在茅坑里头屎稠,娃娃掉进去没有淹着,只是那娃娃被人从茅坑抱出来时,脖子上缠满了脐带,小脸憋得通红,鼻子口的气息微弱断续,几乎感觉不到,她们轮流倒提着她,拍打了半天屁股才见出气。但是,这娃娃跟一般此类情况不同,别的娃娃一出气就会哭几声,这娃娃倒是有气息了,就是一声不哭,不光不哭,任你怎么洗弄包裹,人家连睁眼看一眼那些救命的助产士们都不肯。有护士说,这娃心凉。

女婴突然放声大哭,让妇产科的护士们松了一口气,说沙医生就是厉害,她们忙乎半天娃娃没动静,人家沙医生进来啥也没干,就往那一站,娃娃就出声了。

沙爷翻来覆去检查了一遍,神色轻松地撤了听诊器,说这娃娃除了臭,看上去没啥毛病。意思是你们可以抱回去了。

女婴没事了,沙爷就准备回家。昨天他值夜班,早晨被搅和的困劲又阵阵袭来,可是妇产科的人却跟他说,她们都围着婴儿转,转眼的工夫,那个躺在产床上的女人就不见了。沙爷说那你们还不赶快找去。妇产科人站着不动,说她们没处找去。沙爷又说,那就去找福利院,或者派出所。妇产科的人还是不走。

妇产科的几个人一直不走,不时地相互看看,个个面露难色。看沙爷洗了手,脱下了白大褂,已经有离开的意思,一个跟沙爷熟络的护士赶紧上前,说,沙医生,要不要把娃娃留在这,你再观察观察……沙爷一边往外走,一边回头说,娃娃没事,你们抱回去吧。

妇产科的人,心里揣着小九九。

一看妈跑了，妇产科的人就知道，又得给这娃娃找人家了。

这事不比从前，眼前这娃来得齜齜，她们不好处置。她们凑一块合计，有的说，一个女娃，还生在茅坑里，脐带在脖子上缠了那么久，现在又是不哭不叫不睁眼，是不是胎里就有啥毛病？有的担心，是不是脐带把脑子憋坏了，落下啥毛病？有的嚷嚷，说这么个娃谁会要？就算是身体没毛病，这没爸没妈还生在茅坑里，身世这么诡异的娃娃，根本送不出去。她们心里吃不准这事和这娃，怕搁在妇产科养不活，到时候摊上个死娃娃，弄得晦气，又怕送福利院人家都不会要，那就麻烦了。

于是，她们积极按照惯例，把娃娃送到沙爷那看看，说是检查治疗，暗地里，她们倒是希望娃娃不正常，在儿科多耽搁几日，她们好省点心，也许，那娃娃命不好，最后死在儿科也不一定，她们就彻底摆脱了这个麻烦，扔掉这个从茅坑捞出来的臭包袱。

现在娃娃会哭了，沙爷也说娃娃没事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们心里开始集体不踏实。一回到妇产科，她们就赶紧凑在一起，远远地看着女婴，没人往跟前去。

自从婴儿被抱回来，她们众口一词，叫女婴臭丫头。茅坑的味道实在强大，怎么洗都洗不脱，一千人当时只顾着救女婴性命，也没工夫仔细清洗婴儿身体，就用清水冲几下，根本对付不了那味道。现在倒好，那股屎臭，就像长在了那丫头身上，挥之不去，整个婴儿室都是茅坑的味道。

不过，相比较女婴的臭，她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个臭丫头的来历，以及这个臭丫头妈妈的来历。她们开始热烈地揣摩。

这次情况有点特殊。臭丫头的来历似乎已经明晰，就是那个跑掉的产妇，主要是产妇的表现太诡异，让人难以捉摸。她们觉得，既然她铁了心要跑，为啥不在茅坑那里跑，为啥娃娃掉到茅坑以后，她还蹲在茅坑不走，还跟着看热闹的人一起看热闹。据把产妇带回

来的人说,那个产妇很奇怪,一路上自己嘻嘻哈哈,好像那个婴儿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,她流了一裤子血,也不知道害怕,不知道疼。说她精神不正常吧,可是她都知道自己用嘴把脐带咬断,说明她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娃娃扔掉,这不像是精神不正常的女人干的事。问她话,她说话的思路还挺清楚,除了总是笑,没有明显的疯癫症状。

妇产科的人最怕这种情况,明明看见产妇,明明知道婴儿母亲是谁,结果落她们手里的,却是个没人认领的孤儿。

事情远远比她们想象的更加诡异。从沙爷那回来,几个小时之后,她们开始喘不过气来了,不仅仅是因为臭。那婴儿开始哭,哭声居然越来越尖利,并且不再间断,任凭她们怎么伺候,丝毫没有放过她们的意思。

她们再一次集体断定,这臭丫头脑子一定有毛病。

婴儿始终不睁眼,只是哭,还带着倔强的茅坑臭。

这回,沙爷在她身边站了半天,也没能止住她的哭,甚至还时而更加尖利,像是对站在她跟前的这个男人,有无尽的不满。

看着无休止哭叫的婴儿,围观的护士开始焦躁不安,尤其是妇产科的护士们。倒是同样一袭白大褂的沙爷,站在她们中间,却显得非常突兀,因为他淡定沉着,并且从容不迫。

他先用酒精棉球细细消毒了整个手,然后又用凡士林把每个手指都涂抹揉搓了多遍,之后,他轻轻解开女婴的包裹布,轻轻把手放上去,慢慢地开始抚摸婴儿的全身。他的抚摸是从脚趾开始,以此往上,脚掌,脚后跟,脚踝,再到小腿肚子,膝盖,大腿,臀……抚摸到婴儿的小脸时,他在那只小耳朵上多停留了一会,小心地把它们捏在自己手指端上,轻轻地揉搓……一切,都显得经验丰富又温柔细致。

慢慢地，尖利趋向绵软，女婴终于停止了哭叫。当沙爷的手指抚摸到她的耳朵，她变得格外安静，连轻微的抽泣都没有，只有眼睫毛在微微的颤动，一直紧闭的眼睛，也终于打破了沉寂，像是在努着力，像是要睁开。

见此情景，沙爷不再继续，他把手从女婴耳朵上拿开，微微一笑，像是在说，想再要，你要乖，他是在吊女婴的胃口。他换了一种抚摸，他把一个大拇指，轻轻伸进女婴紧紧攥着的小拳头里，在里面画着小圈圈，指尖微微用力，缓缓地揉搓着她的手心，眼看着，那五个倔强的小手指，慢慢地松开了。女婴开始出声，那是另一种声音，并不像是哭，或者是换了一种哭法，狂躁和尖厉不见了，听上去，更像舒坦的呻吟。

整个过程持续了半个小时，妇产科的护士看呆了。

当沙爷停止抚摸，给婴儿重新包裹上的时候，婴儿睁开了眼睛。她定定地看着沙爷，那眼神冷静淡然，像是在问：你咋停手了？

沙爷心里突兀地一惊。

他不由得肃穆。

肃穆间，沙爷恍惚了，他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感觉，他觉得这丫头一定比他老，也许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，或者，已经无数次的进出这个世界，人家这一次来，是为了完成上一次遗留的某件事情。

那一刻，沙爷心生折服，他差一点冲着那臭烘烘的小丫头脱口而出，叫她一声大姐。

臭丫头会哭了，还睁眼看人了，这个事实让妇产科很丢面子。她们暗地里的心思尽管外人不知，可是经过几番集体嘀咕，也成了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同时，她们也颇具信心，觉得坏事可以变成好事，并且准备把这件坏事真的变成好事，索性彻底丢了这个包袱。

妇产科的人决定维护体面，她们的主要做法，就是在宽街上众口一词，说这女婴跟沙爷的缘分不一般，命中注定是沙爷的。

最要命的是，妇联主任也这么认为。

“那丫头跟你有缘，你先留几天吧。”妇联主任跟他说。妇联主任是专门上门跟他谈这件事。

“你送福利院吧。”沙爷显然不高兴妇联主任掺和这事。他口气坚决，没有留下任何商量的余地。

“咋能送福利院呢？她又不是没妈。”妇联主任听得不悦耳，语气也突显坚定。

“妈不是跑了吗？找不着跟没有不是一样。”沙爷丝毫没有认可的意思。

“你先留她在儿科养几天行不行？容我找找去。”妇联主任口气见缓。

“那咋行，这是医院，不是托儿所。”沙爷坚持道。一张脸越来越黑。

“你找个理由不就行了，说娃娃早产，情况不好，需要留在儿科观察啥的。”妇联主任开始不耐烦。

“不行！那是妇产科的事，不是儿科的事。”沙爷继续表现的执迷不悟。

“咋就不行了啊你？”妇联主任叉起了腰，小圆脸发白，眼看要发作。

“不行！”沙爷表情和口气一样，纹丝不变。

“你咋就那么犟呢你！”妇联主任终于发作，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。

看沙爷还是没表情，妇联主任不搭理他了，一甩身子就走，出门前丢下一句话，说是找娃娃妈去。意思是我找到娃娃妈之前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娃娃你都先管着。

沙爷坐在办公室沉思这件事。

内心犹豫。原本的坚决逐渐被另一种诧异的情绪冲淡。他想起了那丫头的眼神，当那眼神再次浮现在脑海，他依然觉得非常诧异。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，哪来的冷静淡然？这难道不是怪事？要说他见得最多的就是婴儿，见过很多婴儿的眼睛，他们的眼神，会有慌乱和紧张，或者茫然或者无措，最多的是空洞无物，可那丫头的眼神，完全不似一个婴儿，没有茫然，没有紧张，更没有空洞无物，那是一双有故事的眼睛，是一双能给你想象的眼睛，这样一双眼睛，它却来自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，无论如何让人难以解释。这事来得怪异，让他无端的生出了神往。

这么想着，他认为妇联主任的建议也许有点意思。

下班的时候，沙爷决定把婴儿抱回家。

路上，他故意走得很慢。女婴身上依然有茅坑的臭味，若有若无的，时不时刺激着他的嗅觉，如同她给他的惊异，一直跟着他。他有意绕了一段路，经过家属区那六排平房，再经过自家那栋平房，径直走到了医院大院最后面的围墙边。围墙外是一条马路，在围墙跟马路之间的绿化带，除了沿路挺立的两排白杨树，挨着围墙，是一片树杈密集相交的沙枣林。

此时，正值六月，沙枣树上花开得正欢，虽然满树的尖刺肆无忌惮的支棱着，可刺间枝杈上的小粉花，却在微风中轻柔地摇曳着，它们媚气十足，香气四溢的绽放着娇艳。

站在墙边，对着沙枣林，花香一阵一阵的袭来，他觉得臭丫头身上的尿味轻了许多，他不由得踮起脚，把怀里的女婴往院墙外伸了伸。

围墙并不高，他原本试图翻越，可是看看臂弯里貌似沉醉的臭丫头，又放弃了。要是没有怀里的婴儿，翻个墙头，也就是一撑胳膊一撩腿的事，他不过是想让沙枣花清香的香气，好好熏染一下自己